

现场的随想

(上接第10版)

“啪”的一声,好像脑筋崩断,我的眼前一黑。又“咔嚓”一下,聚光灯齐刷刷打在我身上,迷得我眼前只剩光斑。待瞳孔重新适应光线,我们俨然置身于一座巨大仓库。通风管道哐啷哐啷作响,窗户边沿镶嵌着锋利的银光。我没好气地回嘴:“我不认识您,伍尔夫女士。我只在《语文基础知识手册》上瞻仰过您的大名,我仅仅知道您写过一篇《墙上的斑点》,我向来不曾读过您的高作。再者,我听说在考场上进行意识流写作向来是不受待见的,这与您何干?”

“不会的,先生。是你想要来一场随想,这是你自己的意愿,我只是体察到你的想法,前来为你引路,帮你挤挤牙膏罢了。”说着,伍尔夫的手心已变出一管我最爱的口味的牙膏,“人要遵从自己的意愿,只有这样你才能洞察自己的人格。看看吧,看看你的内心!”

像是魔术中幕布揭底,又像长焦镜头忽地拉远,在我的视角下,粉色、血红色、糯糯的蠕动的舌头堆成一座粉嫩金字塔,塔尖闪耀着不真实的光芒,而我俩隐在了它暗红的阴影中。

“天哪!”伍尔夫发出一声惊叫,“我没有预料到。”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一块弹来弹去的断根舌头伸出双手。那舌头乖巧又机灵地直跳到她的手掌心上。她将它捧起,如同呵护某种圣物似的,接着直直转向我:“多么新鲜!这些都是你的吗?”我仅斜睨一眼,答案就八九不离十了:“这是鲍勃·迪伦的舌头。”

鲍勃·迪伦将他的见闻写在了歌曲《暴雨将至》里:“我看见一万名空谈者舌根搅烂……”

“胡说!”伍尔夫不乐意了,“不可能有人能够看见一万名空谈者舌根溃烂。鲍勃·迪伦是一名说谎者!”

“对,这千真万确。正因如此,这些才全都是鲍勃·迪伦的舌头,因为他说了差不多有一万条谎话。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天差不多会说二十五条谎言,违心的或善意的。”

“可我不愿意相信,这些舌头一定是出自善良的人们。”伍

尔夫说。

“您又猜对了,华生。这些舌头的主人中不乏有人美心善者,”我慢条斯理地说,“这就必须为谎言下一个定义。尽管谎话常常为投机者滥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确使这个社会丰富多彩。我猜每个人心中差不多都有座舌头大山,这一座说不定就是我的……”

“答对了!”转眼间,整座舌山灰飞烟灭,但伍尔夫手上的那一只除外。她忽而接近我,扒开我的嘴,将那只舌头复归原位,“啪嗒”,我的舌头找到了它的基座。

现在,该轮到惊愕了。
“请听第二题……”伍尔夫狡黠一笑,开始报幕。

搁这儿你给我出题是吗?! 我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受控制。原本竭力营造的思想尖锐又谈吐儒雅的英国私家侦探形象如今全消失殆尽了。这都得拜您所赐,伍尔夫女士。

通风扇的声音渐渐消散,空气突然凝重起来。抬起头,一座令人五味杂陈的建筑物横亘在眼前。

它的宽度和高度不限,远远望去全是黑漆漆的窗户,没有一扇亮着灯。已经没有更多可供描绘的细节了。聚光灯悄悄熄灭,只剩我与这座钢铁巨人默默对峙。但我似乎已被战败。

“嘿!”一双手蒙住我的双眼,“猜猜我是谁?”

“不要玩过家家游戏了,”我双目无神,干巴巴地说着,忽然意识到伍尔夫身体缩了水,她变成一个甜甜的小女孩了,这或许也是受我的心境的影响。“我认为这是阈限空间(注:一种介于两种状态或场所之间的过渡性空间),而且,这个,阈限空间,应该是深藏于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话音未落,我胸口一紧,这应该是我多年来无法直面的……

恐惧。我想起年少时被伙伴戏弄,他们把我一个人捆在高背椅上,逼着我看完一整部《午夜凶铃》;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的后背没有丝毫安全感,辗转反侧,满脑子只想投回母体。

“阈限空间……”我喃喃自语,“梦的解析师弗洛伊德曾写

道……”

“小心你的舌头,”伍尔夫提醒,“你压根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你只听过平克·弗洛伊德,我们英国的那个摇滚乐队。”

是吗? 看来我已经不由得开始饶舌了。“你要再想想,这个谜题是有答案的。”

“是恐惧本体的具象化吗?”

“单从阈限空间本身来谈,的确如此。但在这里,它被你赋予了另外的含义。”

被我……我完全不能洞察其中的内在联系。我有些焦灼,如果她说的是实话,这个谜题一定是有关于我相关的答案的。但我毫无头绪,说来讽刺,我竟然不比伍尔夫更了解我自己。

我没招了,摊开双手:“好啦好啦,我不知道答案。伍尔夫女士您肯定知道的吧,毕竟是您带我来的,您才是制订规则的那个人。”

“真是不可思议,”伍尔夫又在不知哪里来的报告书上写起了字,“你又答对了。但你自己也清楚这两次破案都是凑巧的吧!”

“我哪里答对了!”我感到受了侮辱,大喊,“我连正确答案都不知道!”

“第一题的答案是:直面谎言。第二题的答案是:直面内心。你早已清楚自己是不知道答案的,你一直在做无谓的试探,直到你将自己最本真的思想道了出来。你总是试图,认为,自以为知道答案,可是这只是在装腔作势,耍小聪明。有的时候你凑巧碰到了所谓的真理,这却更加深了你对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误解。”

这一次,轮到我瞠目结舌了。

“来吧,第三题!”我虚妄地叫道,想以此掩盖内心犹疑。

伍尔夫将手插进自己的口袋,良久,把袋底都掏了出来,然后缓缓抬眼,对我摇了摇头。

“真遗憾,牙膏已经挤完,我没有准备第三道题。似乎你因预判到了有第三题而沾沾自喜,但这只表现了你固化的惯性思维。人生不像三幕剧,没有所谓‘事不过三’,也没有所谓‘事必有三’。不要

去想预判未来,因为那是懦夫的行为。时间已经不多,来吧,去直面未知吧……”

伍尔夫报我以最后的莞尔一笑。随之地动山摇,她的身形扭曲、盘旋、撕碎在虚无之中。

我猛地从桌上弹起,拭拭嘴角的一串口水。铅笔尖距我仅有咫尺之遥。希望这一切只是个梦,又希望这一切不是梦。

嗨,伍尔夫,您真是给我上了一课。福尔摩斯败给华生,这可真是人间蹊跷。

【推荐词】

从初选到决选,一路是高级的、稳定的输出,显现这确实是一位思想力非凡的才子。真不知他将来会成为哲学家、作家还是AI科学家?

盯着“楚才”命题《____的随想》,他竟然直接用意识流“随想”了,真是艺高人胆大。

思维深刻+涉猎广博,作者联想到伍尔夫和她的《墙上的斑点》;从伍尔夫鼓励“我”遵从内心,联想到鲍勃·迪伦的诗句,想到谎言和舌头,想到意识流研究大师弗洛伊德,想到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最后又回到“现场的随想”。

这些看似无厘头的“联想”,实际上都有内在联系,并赋予了丰富而强烈的象征意义。全文以超现实的对话体展开叙事,通过三重镜像递进,完成对谎言本质、内心困境与未知恐惧的哲学思考,展现出超强的想象力、逻辑性和思想锐度。

可能是囿于时间限制,文中的意象和主题还可进一步舒展、明朗。不过,天才的头脑,有时候并不需要刻意去迎合阅读的轻松顺畅。

(楚才评审团)